

致战友

□吴桂海

时间改变了我们
我们从天南海北来到这里
从此,成为了亲密战友

我们又在时间中改变
从这里出发
走向四面八方
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曾拥有一个共同的家园

多年以后
时间又把我们聚在这里
一起回忆当年的话题
曾经的战友
不知你在那里
无论你身处何方
我们永远思念你

每一片佛茶 都有一颗禅心

□周海东

(一)

独自发呆,静谧的心海与黑夜搭配
普陀佛茶,雕琢着生活的雅致
温香唇齿,空灵与自在演化成动词弥漫开来

之前它只是一个静物,透着几世的沧桑顿悟
听鸟语,虫吟,听梵音缭绕于岭坡密林
风淡云轻,所有的行云流水的笔墨
贴上一方净土的标签,被生态装订的美腾挪
不尽

当春风掰开嫩芽,茶农用匠心收藏芬芳
一双折叠的翅膀,飞离累世修炼的草木
也许,恍恍荡荡的一生
只为等待一束光,来打开一个隐藏的锐角

每一片佛茶,都隐藏着一颗禅心
此刻,其灵已冥,其性已合,其境已契
此刻,其如十指合一的僧侶
正在灵魂的最深处赶路

(二)

当开水如欢腾的浪花,涌过透明的容器
普陀佛茶,像怀旧的月亮
照印着混沌的苍穹
以一壶神性的水透析,海天佛国香火的气息

在“沙沙沙”的叶片里穿梭
在“嗖嗖嗖”的热水里顿挫
每一杯佛茶,都有自身的灵性
它如诗如歌,可以让整个磁场温和
甚至将一些碎片的世界慢慢整合

当你把一切放下,缄口不语
那些舞动的叶面,如一枚生锈的时针
突然卡住
所有的坎坷路途,如旧梦恍惚

丝丝缕缕,飘飘渺渺
每一片佛茶,都隐藏着一颗禅心
孤独,如春蚕倦缩在黑夜深处
让身体的另一个人接替吐丝

(三)

除湿、降燥、安神
将茶导入禅境,能量的运行无休无止

一场焦虑,转化为唇边的余香
一场愤怒,潜伏在锯齿内被连根拔除
一场喜悦,顺着茶味在空气中迷离

将茶导入禅境,如一盏明明灭灭的火焰
倏忽与黑暗融为一体
又恍若一朵绽开的白莲
八千大千从身体的虚空中呼啸而过
梵音禅唱,纷至沓来

思想在思想中闪亮,情志在情志中荡漾
将茶导入禅境,清朗空明
轻呷一口,微苦微甜
此刻,茶是万物的同素异形
在淡化、虚化中超越时空与自身

非出非入,若有若无
与空相应、与物相谐
每一片佛茶,都住着一颗禅心
看破不说破,从容与淡泊
当你的疲惫的身体在茶汤中栖息
你已经掌握了研磨红尘的所有秘密

天老地荒,神清气爽
每一片佛茶,都有着一颗禅心
当灵魂的块垒与肉身的结痂
被岁月之手摇晃成均匀的溶液
一些美好正被点化,而新的美好又转化而来

清明念亲

□鱼享

父亲的冥寿又快到了,妈妈跟我们说时,我和姐姐都默默的,怕一开口,伤心和泪水又会来袭。多么希望在那一天,我们买了生日蛋糕,带着礼物,回娘家去给爹过生日。可是,今生再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早在40年前就没有了。

那时我刚上小学2年级。那之后,在每年爹的生辰、忌日和清明,七月半、冬至等一些传统节日里,妈妈总做羹饭。香火点着,饭菜供着,我们虔诚地念着,不知道爹有没有来吃,有没有看着我们,就像我们看着摇曳的烛火。

我爹三岁没了爹,十六岁没了娘,是个苦孩子。爹小时候应该很爱学习的,并且成绩不错,因为他成年后还有阅读的习惯,我曾在家里的衣橱抽屉里发现过几本书,印象中有《毛泽东诗词》,也有《列女传》和别的古典名著。当时我觉得很神秘,又有点畏然,好像突然发现了爹的秘密,又好像是因粗糙、泛黄的书页里散发出的气息。幼小的我还是忍不住翻动了书页,记得其中一本扉页上写着“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黑色钢笔字,字体瘦瘦的、硬硬的。那些书后来不见了,也许是爹借的拿去还了,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书上的字,我总觉得是爹写的。

爹从小身体羸弱,干不了生产队里的活,后来就在一打石头队里当会计,拿打石头人的一半工分。打石头队四处干活,我记事起,就没见过爹在家呆过连续几天的,除了去世前那几个月。我们曾问过我妈,为啥嫁我爹。我妈说,在那特殊的年代,他家成分不好,母亲又看不见,母女俩相依为命,爹同意和她一起赡养母亲,于是,两个可怜的人组成了一个新家庭。生活的困顿在父母勤劳努力下逐步改善,但垂危的病魔迫不及待地暴露了它的狰狞,40年前那个风雨的秋日,爹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的爹,就留在我那有限的记忆里了。记忆中,爹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也没有笑的模样,妈的描述也是“不抽烟不喝酒不爱说笑”。但我相信爹是疼我们的。那个夏天的午后,我们姐妹仨躺在桌上午睡,我却闹着不肯睡,要

大姐把桌子拖来拖去玩耍。拖了几趟,又哄又吓我还不肯停时,大姐把桌子一倾,我掉在了地上。家里的泥地被踩得又黑又亮,一些突出的小疙瘩硬得和石头一样,我脑袋落地,顿时鲜血直流。那时爹正好在家,坐在后门边的小板凳上乘凉,突见我大哭起来,头破血流,一句话都没说,急忙抱起我去“黄瓦片医院”,缝针后又把我抱回来。“黄瓦片医院”是那时我们那儿除县医院外“最厉害”的医院,离我家单程大概20分钟。爹一米六出的样子,瘦瘦的,身体又一直不好,盛夏的午后,爹抱着我一路疾走。那时我懵懵懂懂,又疼又怕,一路嚎哭,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只依稀记得爹的白衬衫和胳膊上的血迹,并没注意到爹那受热乏累的样子。现在,我摸摸我的脑袋右角依然清晰的针脚伤疤,涌上心头的却是另一种痛。

还有一次,好像是在我三四岁时,我们全家去“金家来”姨婆家喝喜酒,回来时天黑了,爹把我们姐妹轮流“扛起背”(骑在脖子上)回家。我想,爹那时一定是开心的,一定有着笑的模样,只是天太黑,只是我们一家人那样在一起的机会太少,所以我没有记住爹笑的模样。

我们有一张照片,在我八岁的正月里,我们要去二阿姨家喝喜酒。我们姐妹仨都穿上了新棉袄罩衫,那是我妈很早之前就开始准备的,彰显衣服时髦的大翻领是我妈用毛线织的。除了劳作,我妈还是做裁缝、打毛线的一把好手。喝喜酒前,我们在东沙照相馆拍了我人生中第一张照片。照片里,妈妈的麻花辫好黑好粗,大姐的眼睛好亮,二姐嘴唇嘟嘟着,好可爱,我头顶竖着个扎红绸的辫子,用力瞪大眼睛。可是,当时为什么没有爹?在拍照还是奢侈的年代,爹也没有别的照片留给我们,唯一一张照片是一直放在家里“被柜”上面的“照相架子”里的一寸照,那应该是爹很早时候的证件照,后来被放大做成了遗照。在我心里,爹就一直是那个年轻的模样,外衣小竖领的扣子紧扣着,眉骨有点高,目光忧郁,略带严肃。

爹还留给我一个关于文旦的记忆。那时

清明节回忆外婆

□冯惠明

少流徙和漂泊,已经在岁月的掩盖下,说不清楚了。

这才是外婆真正生活的开始,谁都知道战场上会死人的,外婆如何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可想而知。她拿出自己的嫁妆,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帮助周边的人,把省下来的饭给没饭吃的人们,把不宽绰的房子分出来给没房子的乡亲住……也许是想以此给在战场上的外公祈福吧。外婆便在此时得到了乡亲们的尊重。

外公是幸运的,参加了平津战役后,一路打到大西南又辗转至友好邻邦作战的外公回来了,虽然失了一条手臂,但终于让这个家庭完整了,后来又有了我的妈妈、姨娘和舅舅们。只是生活中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不会给人们以喘息之机,或许,这就是命运。外婆被人情凉薄气病了,没想到后来这病跟了外婆一辈子。当时外婆才40岁。正在读军校读书的外公,为了给外婆治病放弃了学业。后来外婆的病暂时得到控制,但一到春天还是会复发,后半辈子再也没离开过治疗她的药。我仿佛又看到外婆病发时的样子;服药后坐卧不宁的样子;病愈时的样子……泪水忍不住就流了下来,虽然我是个男儿,虽然我从小就从外婆那里学来了坚强。

往昔的一幕幕能从我心中消去,我看

翩翩燕归来

□谷均

慧和勤劳,一开口把材料牢牢粘在老屋檐下的梁子上,形似半个圆球。

不久,几只小生命便在巢里诞生了,大燕子不在屋里时,燕窝里安静得让人以为是空巢呢。但每当大燕子口衔小昆虫之类的食物飞进老屋时,燕窝里会立刻掀起一阵骚乱。随着一片“唧唧喳喳”的叫声,小燕子们相互推挤着、搅扰着,拼命伸长脖子争食吃。张圆的嘴巴,像初开的油菜花一样泛着嫩黄。当然,对于老屋那窝燕子的这番往事,全是出于今天的回忆。

天有不测风云。记忆中的一天中午,一只大燕误飞入客厅,碰到正飞转的吊扇叶子上,当即被击伤在地。我伤心地捡起受伤的燕子,看到它一个翅膀已折断,还渗出了不少鲜血。于是,我连忙给燕子上了点“云南白药”,搭着梯子,将它送回巢里,连续几天,我观察到另一只大燕子更忙了,飞来飞去的频率明显比以前加快,但巢口始终未出现伤害接食的嘴,依然是几张雏燕的黄口。更令人震惊的是,一天早晨,我突然发现伤燕跌落死在走廊上,是伤燕为了保存雏燕的生命自己主动作出牺牲,抑或是为了不让另一只大燕看到自己受伤心里难过。可惜人鸟语言不通,都不得而知了。另一只大燕成为孤独者后,几天来除了给雏燕喂食外,使在走廊

我还不知道世上有种水果叫“文旦”。爹去外面看病,回来时买来个青绿的扁圆的果子,埋进“被柜”的谷子里(那时“被柜”里装的是稻谷),让它变黄,黄了就可以吃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摸一摸,看一看,心想,等文旦可以吃了,爹的病也该好了。后来,一位表舅来看爹,那个文旦便用来招待他了。文旦露出了红色的果肉,好酸,还有点苦。文旦吃掉了,医院配的药吃掉了,表舅给爹拔的草药也吃掉了,爹的病却没有好……

我还记得那个风雨的秋日,我们嚎哭着,送爹上山头。山路崎岖而泥泞。坟地在我家对面那座山的半山腰,是表舅看的“风水”,中间隔着一个水库,一片田野。当时因各种原因,爹的棺木只能露天葬着。几年后,几经周折,终于可以造坟了。大姐用一根树枝在爹墓碑两边的水泥板上工整地写下“举头望家盛,低首思家实”十个字,这也许是作为长女的大姐,更懂得寡母抚育三个年龄相近的女儿的艰辛,而“参念”爹能在冥冥之中保佑我们吧。后来,我们重修了爹的坟墓,那十个字也改成了大理石雕刻的“山明水秀,松柏长青”,希望爹在那边也能岁月静好。

我在自己以前的日记本里发现一篇写梦见爹的日记:梦中,妈妈在洗衣服,好像是在老屋前的井潭边,爹站在旁边,微笑着。梦中其实看不清容颜,清晰的是脖子上有几颗痣。可我觉得那就是爹。记忆中,没有爹陪着妈洗衣的画面,没有爹笑的模样,其实我也不知道爹生前脖子上到底有没有痣。醒来后,我躺在床上想,怪不得我脖子上有痣,原来是像爹。

民间说,梦见去世的人不好。但我想,梦见爹有什么不好?可惜那是我目前为止唯一一次梦见爹。我也希望爹来“托梦”,但没有。可能爹在那边还是生前的性格吧,不太爱说话,也不太爱笑,可是她记得,爹走时,曾握着她的手,流着泪说,请记得他的好,不要记他的坏。三个女儿就托给她了,拜托她要领在一起养好……40年,我妈用经历的一切过往,证明了她怎么也不会忘记爹的临终嘱托,而我也没有忘记爹留给我的记忆。

见了,我是怎样胆怯地在黄昏时分送半袋米去姥姥那里;看见了周末正午骑自行车去20里外看望外婆;看见了外婆看到我时高兴的样子,仿佛听到了她“小儿啊,今天想吃点啥”的问话;看见了大雨之夜,我们横竖睡在漫淋雨水的炕上,狼狽却也温馨;看见了外婆吸烟、叹气、提水、和面的身;仿佛闻到了火盆里烤土豆的香气;听见外婆和大姨说我越长越出息了。我看到了,在读书的空闲时我帮外婆整理院子、挑水浇园子、抱柴火、抹房子搭鸡架;我很欣慰,在外婆生日时我用积攒很久的三元钱,买了两条鱼在没有油水的锅里煮了;我很欣慰,在外婆临终前一天我陪在她身旁;我欣慰我曾为她下祭文,听了这祭文大姨潸然落泪,妈妈拥抱了我。可我也有悔恨,为什么没张罗着给外婆照张相,我悔恨为什么没学画画,画一张就在我心中的外婆的相。或许外婆没逝去,她在我心中。

我只好擦亮这枚戒指,这是外婆留下的唯一的東西了,擦得好好亮好亮,可以照见过往的一切。

我凭着勇气闯出了那个小乡村,现在我要在更大更广阔的天地闯荡,我沐着天堂里外婆呵护和那“不争馒头争口气”的教导,大步向前去,冲破所有的空虚,回报外婆的希望,告慰外婆的灵魂。

边回翔,哀啼鸣嗽,真叫人潸然泪下。

不久,雏燕长大“离家”远走高飞了,但那只大燕仍旧未曾离开,形单影只,绕着走廊飞上飞下;或站在走廊的晾绳上,不啼不叫,闷闷寂寂。目睹此情此景我油然想起古文中“双燕双飞,双情相思,恩恩爱爱,痴情笃意”的句子,不禁为之动容,感慨良久。

形影相随,情意绵绵,鸟中并非仅燕子如此。小时候,曾听奶奶讲过一段撼人心魄的故事。过去在海岸边的一条渔船上,有一只雄鸳鸯因受伤落在船上休息,被一船夫捕到牢杀后放在锅里烹煮。结果那只雌鸳鸯却一直追随渔船,飞鸣不去。渔夫刚揭开锅盖,雌鸳鸯就投身沸汤而死。是的,因为天敌和各种意外,比翼双飞的夫妻鸟不可能对对偕老,不少鸟儿常常在中途丧失配偶后,便终身不再嫁或娶了,从此郁郁寡欢地过着独身生活。它们就像我的奶奶,爷爷早年离开人世后,奶奶一人含辛茹苦把我父亲和姑姑拉扯长大成人,一直未嫁,直到她老人家走完生命的终点。

古人赞:“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心知话尽春愁去,相对依依似古人。”回想少时读这些词句,总不解其意,而今看来,古人咏鸟并不全是自作多情,其中确有真情所在,委实引人情思绵绵。

当春风拂面,芳草泛绿,杨柳返春之际,一行行成双结对的旧燕,便从万里关山、人海茫茫中飞来,又呢喃嬉戏光顾我原先住过的五间朝南宽敞的老屋。见屋梁上的燕巢还在,就时而栖落屋顶、门前,迈着方步悠闲地四处张望,那景致别有一番韵味。

岁月不居,四季轮回。在农村,燕子的到来就意味着春天的到来。我和燕子有过亲密接触,是从小时候开始的。那时,奶奶常说,燕子搭窝是好事,能辟邪,消灭,还能看天气。所以小时候常听人说“不要打燕子,也不要捅燕子窝……”。古人有诗,赞美春燕带来的春天的美景。所以春燕也常常被认为是幸福和吉祥的象征,它们的到来给人带来快乐和愉悦。

春燕是一种小型的鸟类,它们的体型轻盈,羽毛光滑,动作敏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燕子的羽毛通常是深色的,上面有白色的斑点,这使得它们在飞行时格外显眼。燕子的尾巴特别长,呈叉形,这是它们的一大特征。当燕子飞行时,它们的翅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V字形,飞行速度快而稳定。

春燕在筑巢时,一般会选择在农户的屋檐下或树枝上。它们用泥土、树叶和稻草,一点一点地搭建起自己的家园。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但春燕们从不放弃。它们用自己的智